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周博.清华简《楚居》中的季连与楚族早期世系问题[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8(1):60-66.

清华简《楚居》中的季连与楚族早期世系问题

周博

(山东大学 历史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清华简《楚居》中有楚先祖季连的传说记载,其与《史记》等传世文献的记载差别较大。对《楚居》中的季连应从部族、首领称号和历史人物三个维度来分析。三个维度指向虞夏之际的半姓始祖、夏商时期不断迁徙的部族以及盘庚时与商王族联姻的首领三重内涵。《楚居》中的季连与穴熊的关系也不同于《史记》的世系,虞夏之际的季连是穴熊的先祖,但盘庚时的季连与穴熊是兄弟部族关系,这反映了商中期季连部落的分化与发展。《史记》与《楚居》构建了不同的楚族早期世系,《史记》远溯至颛顼而未突出季连,《楚居》以季连开篇并突出了季连的事迹,反映了不同的文献编纂逻辑与价值倾向。

关键词:楚居;季连;穴熊;楚族;世系

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5)01-0060-07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第一册收录有《楚居》一篇,详述了楚族自先祖季连至楚悼王之间的迁徙情况。这引起了学界关注。《楚居》篇首用了较长篇幅叙述季连的迁徙情况及其人物活动,其中有“见盘庚之子”之言,不少学者认为这里的“盘庚”指的就是商中期迁殷的商王^①。而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季连是陆终之子,以往的学者据昆吾氏在夏即为诸侯以及彭祖的活动时代,推断季连的活动时间约在虞夏之际^②。两处记载在人物活动时

间上产生了错乱,这使人们对于《楚居》文本的理解产生了分歧。《楚居》中的季连形象及其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如何看待《楚居》与《史记》关于楚族早期世系的不同记载,这些问题目前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季连为传说人物,这一人物形象的内涵比较复杂,并不能仅以历史人物视之。本文拟通过分析季连作为传说人物的内涵,结合已披露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安大简”)有关信息,重新梳理《楚居》的人物关系,在与《史记》相比较的基础上,探

收稿日期:2024-10-18

基金项目: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春秋战国卷”

作者简介:周博(1986—),男,湖南长沙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

① 如李学勤先生认为:“简文云季连‘见盘庚之子……女曰妣佳’,盘庚即迁都于殷的商王……(武丁)这一时期商朝的势力影响及于南方这一带地区,应该就是盘庚之子和妣佳传说的背景。”参见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② 如段渝先生认为:“既然昆吾处夏启之时,陆终乃其父,年代稍早,那末,陆终介于虞夏之交,看来似无问题。季连为陆终少子,与长兄昆吾同处有夏初年。”参见段渝《楚人先民的世系和年代》,《江汉论坛》1983年第10期。又罗运环先生认为:“陆终的长子昆吾樊、第三子彭祖篔、第四子会人莱(求)言均与唐尧同时或更早。季连的时代虽无古籍可考,但依此类推,亦当与尧同时,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于季连约在夏初时的说法,可能是把季连部落当作季连其人而所致,不足为据。”参见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9页。学界对具体时间看法不一致,但一般认为不晚于夏初,可看作活动于虞夏之际。

讨《楚居》构建起来的季连形象及楚族早期世系,分析《楚居》的编纂逻辑,从而进一步推动对《楚居》价值的研究。

一、季连之名的内涵

根据《史记·楚世家》的记载,楚国的远祖出自颛顼,直系先祖为祝融族的半姓一支: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啻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啻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啻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半姓,楚其后也。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1](P2027~2030)}

《楚居》未溯及颛顼与祝融,仅以季连为始,对季连与穴熊的事迹做了比较详细的叙述:

季连初降于郢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洧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佳,秉兹率相,詈曹四方。季连闻其有聘,从,及之泮,爰生絰伯、远仲。游徜徉,先处于京宗。穴禽迟徙于京宗,爰得妣馘,逆流载水,厥状聩耳,乃妻之,生佷叔、丽季。丽不从行,渍自胁出,妣馘宴于天,巫并该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2](P181)}

关于季连的活动时间,据传世文献,一般认为是在虞夏之际。但《楚居》面世后,由于其中明确提到了“盘庚”,于是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楚居》的说法可信,季连的活动时间应从虞夏之际延长至商中晚期。如尹弘兵先生认为:“季连的年代下限,在《楚居》中有较为明确的记载……季连的年代下限大致为商代晚期……至于季连的最下限……则应在武丁后期至祖庚、祖甲时期,考古学年代大致为殷墟二期,亦有可能已进入廪辛、康丁时期,考古学年代为殷墟三期。”^{[3](P174)}一种对《楚居》的记载持审慎态度,认为不能据出土文献轻易地否定传世文

献的记载。如谢维扬先生强调:“为达成季连晚出说而忽略或更动传世文献的既有内容,是否可行,我认为也是需要特别慎重的。”^[4]有学者提出折衷的看法,认为“《楚居》中有关季连的事迹人神参半,真伪参半,本是传说,就不必处处落实,所谓的‘季连见盘庚之子’也就未必是实有其事”^[5]。要合理解读《楚居》文本,就必须全面把握季连的内涵,而这一分析必须首先立足于《楚居》中的季连叙述形象,不能直接认为传世文献中的季连与《楚居》中的季连是一回事。

季连与后来的熊绎不同,他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历史人物,而是古史传说人物。徐旭生先生在分析传说时代特征时强调:“治此时代历史的人必须注意土地名、氏族名、个人名的常相合一,然后爬梳纠纷的史实才能比较容易。”^{[6](P35~36)}尹弘兵先生认为:“季连之名,有几层含义,首先是指季连部落,其次是指季连部落的首领,第三才是指在某个特定时期担任这一职位的个人。如追求妣佳的季连,同时具有这三层含义……而大部分语焉不详的季连,所指仅是季连部落和季连部落的首领,不能用指某个特定个人。”^{[3](P174)}按《史记》中的陆终六子与《国语》中的祝融八姓,指的都是几个部族(发展壮大后即新的部落),“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昆吾族存在于整个夏代;世言“彭祖八百岁”指的是彭祖族存续了八百年。半姓一支也是陆终这一部落分出的部族,其以“季连”为族称,首领也一直以“季连”为号。而在商中期时,季连族的首领与商王盘庚发生了联系,是为盘庚时季连,系特定历史人物。盘庚时季连非《史记》所说的陆终之子。区分了不同性质的季连内涵,便可以更清楚地把握《楚居》中关于季连的叙述逻辑。

《楚居》开头便提到“季连初降于郢山”,很多学者注意到了“降”这一字,认为“降于郢山”代表季连具有神性特征。李学勤先生认为“《楚居》中的季连,看简文讲他降于郢山,句例与《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祝融)降于崇山’相类,足见季连是有神性的”^[7];于文哲先生进一步指出“《楚居》开篇的这句话,正说明楚人是以郢山为本民族发源的神山,而以始祖神季连为郢山之神和始祖神”^[8]。古人认为神灵确实是居于高山之上。这句话所描述的季连,我们认为应是最开始从陆终部落分出的半姓始祖,他有可能本来就叫“季连”,最初活动于郢山一带,后世的楚人就把季连奉为郢山的祖神。此句后是“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洧水,见盘庚

之子,处于方山”,这里出现了多个地名。关于这些地名的方位,本文不作详考,只分析它们与季连的时间对应问题。按“逆上洙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以及之后的联姻与生子,叙述的已经是完完全全的人物活动,没有了任何神性。罗运环先生指出:“《楚居》季连是一个人和神的混合体,以娶妣佳为界,之前是神性的季连,之后是个体真实的首领季连。”^{[9](P293)}可见“见盘庚之子”的季连与“降于郢山”的神性季连绝非一人,前者是盘庚时期季连族的首领,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主要事迹是与商王族联姻及定居京宗。明白了两头的季连活动时间后,再来分析中间部分的“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此处包含了三个地名,给人的感觉就是季连族不断处于迁徙之中,这显然不是单个首领时期内的活动,因为据《楚居》后面的记载,不管是“京宗”“夷屯”还是“某郢”,往往都是几代首领连续居住。所以这几处地名与始祖季连和盘庚时季连应该都没有关系,它所叙述的是以季连为首领称号的部族在几百年间的活动轨迹。当然,实际轨迹可能并不限于三处,《楚居》只是择要列出。

从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楚居》中季连形象的重重内涵,并对应三个不同时间段的事迹:始祖季连在虞夏之际活动于郢山;在夏商几百年时间里,季连族先后活动于穴穷、乔山、爰波多处;在商中期时,季连族的一位首领从爰波逆上洙水,与商王族联姻。如此理解,不仅厘清了以季连为脉络的楚族族源,也无需更改传世文献的世系而达成季连晚出说,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

二、季连与穴熊的关系

《楚居》中紧接着季连之后的是穴禽(禽通熊)的事迹。在《史记》中,穴熊与鬻熊为二人,但在《楚居》中,穴熊生丽季,也即《史记》中鬻熊之后的熊丽。有学者已详细论证穴熊、鬻熊为一人^{[10](P188~238)},学界对这一问题逐渐有了共识。本文赞同此说,下文将穴熊与鬻熊均视为一人。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季连与穴熊的关系。按《史记·楚世家》“季连生附沮,

附沮生穴熊……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知季连是鬻熊的先祖,若按穴熊与鬻熊为一人,则二者为祖孙关系。以《史记》叙述的这层关系去理解《楚居》,便会出现问题,因为《史记》中的季连,仅为从陆终部落分出来的活动于虞夏之际的季连族首领,而《楚居》中的季连兼具三重内涵,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楚居》中季连与穴熊的关系。

《楚居》在叙述完季连娶妻生子后,提到了季连的最后活动地在“京宗”,紧接着就开始叙述穴熊的事迹,言“(季连)先处于京宗。穴禽迟徙于京宗”,这一行文非常突兀,季连与穴熊的关系并未交代清楚,从简文并不能看出季连是穴熊的先祖。相反,从二人一前一后迁徙到京宗,反映的是二人原先并不活动于一处,所以我们首先怀疑“穴禽”之前是否有缺简。但查原简图,“穴禽迟徙于京宗”一句并非一支简的开头,而是紧接着“先处于京宗”一句,中间亦无空缺,显示《楚居》作者原本就略去了穴熊的世系介绍。那么能否直接用《史记》的说法,将二人视作祖裔关系或祖孙关系?本文认为不能,因为《楚居》对季连生子情况交代得很清楚,是“纴伯”“远仲”二人,若穴熊为此季连之裔,必出此二系。《楚居》作者当然有必要交代清楚穴熊是出于此二系中的哪一支,正如后文介绍穴熊生“佷叔”“丽季”二人,重点叙述了丽季出生时的情形及楚人的得名由来,相当于说明了楚人是丽季一系。《楚居》仅提到纴伯、远仲而未展开,恰恰反映了穴熊与此二系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初步判断穴熊与盘庚时季连不是《史记》所说的祖裔关系或祖孙关系。

要厘清《楚居》中季连与穴熊的关系,必须跳出《史记》所记其既有关系。赵平安先生提出了一个思路,认为季连生纴伯、远仲,穴熊生佷叔、丽季,伯、仲、叔、季具有同辈大小关系,所以季连和穴熊可能是兄弟关系。^{[11](P250~259)}但是《楚居》中的季连活动于商中期,《史记》中鬻熊活动于商末,若同视为历史人物,则时代不合。^①若将二人视为部族,则《楚居》相关简文便可通解。首先必须肯定穴熊与季连是有关系的,不仅《史记》中明言“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

① 有说法认为季连所娶的为“盘庚之子”的女儿,即盘庚的孙辈,而鬻熊事周文王时已是高寿,故二者在时间上又是可合的。如李学勤先生认为:“妣佳乃商王盘庚的孙女,与祖庚、祖甲同世,他们的儿子纴伯、远仲与廛辛、康丁同世,那么穴熊即鬻熊,乃和武乙同辈,可以活到文丁、帝乙之时,他事于周文王,如《世家》引楚武王所说为文王师,从时代来说,是正合适的。”参见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此可备一说,不过本文倾向于季连和穴熊代表的是两个部族。

熊”，而且安大简中也揭示了这一联系。据黄德宽先生介绍，安大简中有言：“融乃使人下请季连，求之弗得。见人在穴中，问之不言，以火爨其穴，乃惧，告曰：畬(熊)。(使人告融，)融曰：是穴之熊也。乃遂名之曰穴畬(熊)，是为荆王。”此简文详述了穴熊的得名过程，因祝融“请季连”而寻得“穴之熊”。但黄先生认为“祝融生季连，季连就是穴熊，是楚人的直接祖先”^[12]，此恐不确。安大简全文尚未公布，我们据此简文可得出以下几个信息点：其一，穴熊与季连必然有关系，否则寻季连不会寻到穴熊这里；其二，穴熊与季连又并非一人，否则既寻到了穴熊，不会言“求之弗得(季连)”；其三，穴熊与所要寻的季连并不在一处。安大简言穴熊为荆王之始(后世荆、楚互通)，这与《楚居》言穴熊生丽季之后有楚人之称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信息，即楚族形成的关键期在穴熊(鬻熊)时代。仅就安大简简文而言，穴熊并不等同于季连，但穴熊应是从季连部落分化出来，因地得名的一个部族。《史记》言“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季连之苗裔曰鬻熊”，抛开穴熊、鬻熊误分为二人不谈，司马迁将穴熊(鬻熊)视为季连之裔并无问题。

我们说穴熊是从季连部落分化出来的部族，此处的季连指《史记》记载的虞夏之际的首领，与《楚居》中同商王族联姻的季连不同。盘庚时季连显然不可以称为穴熊的先祖。按赵平安先生的说法，“季连和鬻熊便不是像传世文献记载的那样，而应是兄弟关系。事实可能是，季连虽有两个儿子，却并没有传位给儿子，而是传位于弟弟鬻熊。再由鬻熊传位于小儿子丽季，即传世文献中的熊丽。”^{[11](P256)} 来国龙先生也认为季连与穴熊“是一个弟兄祖先的起源神话”^{[13](P161)}。笔者认为，穴熊与盘庚时季连应为如下关系：二者同属虞夏之际形成的季连部落，但在商中期时产生了分化。以季连为首领的主支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逆上洧水、与商王族联姻、定居京宗等，但是这一支的活动不代表季连部落整体的活动，其尚有一部分的旁支在原居地活动，正如满清入关后并非整族移居关内，东北地区仍有一定数量的满族居住一样。这一旁支的首领当然不能称为“季连”，后来就因地而名“穴熊”，而安大简反映的正是穴熊一系从季连部落分化出来的过程。这一支后来也迁到了京宗，这便是《楚居》说的“(季连)先处于京宗。穴畬迟徙于京宗”的情况，其记载的是两支系的迁徙时间有先后。季连与穴熊所生的伯、仲、叔、季四子，指的是两大支系的进一步分支世系，季连与穴熊在此时是并列关系，可以理解为兄弟部族关系，但

绝不是祖裔关系。安大简中所言的“求之弗得”的季连，应即在京宗居住的联姻后的季连主支首领，他们当然可以继续世袭“季连”这一称号。但是当穴熊得名时，季连便“求之弗得”，说明穴熊一系逐渐发展壮大，取代了原季连主支的地位。这可以将其理解为穴熊进入京宗后，就从旁支转为了主支，并发展成为后来的楚人。另本文推测安大简记载的目的，是要通过祝融对穴熊的赐名，为穴熊一支取代季连主支提供合法性论证，相当于前代首领祝融舍弃“求之弗得”的季连而将后起的穴熊指定为继位人。简而言之，虞夏之际形成的季连部落在商中期又产生了分化，《楚居》、安大简中楚人得名皆与穴熊有关，是穴熊这一系逐渐发展壮大的证据。

三、《史记》与《楚居》楚族早期世系比较

上文分析了《楚居》中季连之名的内涵以及季连与穴熊(鬻熊)的关系，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楚居》文本所描述的楚族早期世系：季连(神化的虞夏时祖先)—季连(盘庚时)—穴熊。其中前半段可以理解为父子相承，后半段可以理解为兄终弟及。《史记》所记楚族早期世系为：颛顼—称—卷章(老童)—祝融(重黎、吴回)—陆终—季连(虞夏时)—附沮—穴熊……鬻熊(季连之苗裔)。穴熊与鬻熊为一人，司马迁误分为二人，此乃一失误。抛开此点不谈，两份世系有很大不同。首先，司马迁的世系在季连之前做了进一步溯源；其次，司马迁世系中季连相当于虞夏之际的一个历史人物，而《楚居》世系中季连有多重内涵；最后，司马迁世系中季连与穴熊(鬻熊)关系明确，《楚居》世系中二者关系不明。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曾参考大量文献资料，《史记·殷本纪》所记的商王世系与甲骨文相印证，大致不误。楚国在商代之后，世系资料应比商代更丰富，司马迁所记当有所本。我们不能轻易地用一种世系去否定另一种世系，而应探讨不同世系记载的编纂逻辑和价值取向。

司马迁的《史记·楚世家》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上叙述楚国的发展源流，其首要目标是把楚国的来源问题说清楚，如果材料允许，自然是越往前溯越好。将楚国世系追溯到颛顼与祝融，具有充分的依据。战国中期楚国贵族屈原在其《离骚》开头便自言“帝高阳之苗裔兮”^{[14](P9)}，高阳即颛顼，这说明楚国上层自认为是颛顼之后。《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15](P440~441)} 夔人是楚人的支系，按照传统应该祭祀“祝融与鬻熊”，

也即祝融、鬻熊是楚人所奉的祖先。又战国楚简多见楚人所祀的“三楚先”(老童、祝融、穴熊或鬻熊)^①,说明楚族出于颛顼与祝融之后是楚人普遍的共识。

战国时期也正是所谓的“五帝谱系”的形成时期。顾颉刚先生指出:“疆域的统一虽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间的恶感,使其能安居于一国之中,则武力便无所施其技。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把甲国的祖算做了乙国的祖的父亲,又把丙国的神算做了甲国的祖的父亲……本来楚国人的缺舌之音,中原人是不屑听的,到这时知道楚国是帝高阳的后人,而帝高阳是黄帝的孙儿了……可见华夏的商、周和蛮夷的楚、越本属一家。借了这种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确是一种极有力的政治作用。”^{[16](P110~111)}裘锡圭先生根据相关出土文献,肯定了顾氏的说法:“这些说法应该是在进入战国时代以后才兴起的。大一统帝王世系的最后形成当然更晚,大概不会早于战国晚期……顾颉刚关于大一统帝王世系的见解,应该是相当接近事实的。”^{[17](P30)}这一谱系是战国时期对各国族源的一种总结,难免会夹杂着主观的因素。谱系上的各帝并不一定是先祖,也有可能是附会的宗主神。郭永秉先生认为:“颛顼的性质和楚国始祖老童以下的先祖并不相同,并非完全人化的先祖;这和春秋中期秦景公宣称得到‘高阳’护佑的情况类似。把颛顼看作楚国宗主神,很有可能和战国早中期楚国力图开拓中原甚至统一天下的政治目的相关。”^{[18](P218)}原昊先生也指出:“在战国重新梳理神祇运动的热浪下,天下共同尊奉的黄帝统摄一切,黄帝自然成为了共有的至上神。对于楚人,其自称高阳之苗裔,远追颛顼,所以颛顼成为其宗主神。老童、祝融、穴熊等则为传说时期的始祖神,或曰祖先神。”^[19]即便是谱系人物的身份性质存在差异,战国时各诸侯国的族源大都远溯而统合到这一谱系中,最终归入黄帝一系,确是事实。这受当时的政治

思潮所影响。《大戴礼记》所收的《五帝德》《帝系》篇以及散佚的《世本》,皆是这一时期溯源的成果。有研究指出,楚人先祖及世系的建构经历了三个阶段,至《史记》基本定型。^[20]《史记》继承了战国时期《世本》等五帝谱系建构的成果,此即《史记》远溯楚族族源至颛顼的内在逻辑。

由于《史记》是以楚国国君为流向前溯源,因此其世系必然以楚国国君的直系血缘为脉络,换言之,在追溯到穴熊(鬻熊)时,不会旁及与商王族联姻的季连,因为此季连与穴熊不是直系的祖裔关系,所以《史记》中没有出现与商王族联姻的季连,是完全说得通的。而司马迁作为史学家写楚史,具有一定的客观中立性,他不需要为楚国的历史涂脂抹粉,也不需要刻意突出某个人物的事迹,所以《史记》中的季连仅仅是一个陆终部落分支的始祖,在具体事迹上并无建树。这也符合夏商时期季连族的实际情况。无论是“陆终六子”还是“祝融八姓”,其突出的均是夏时的昆吾与商时的彭祖,半姓季连一系作为最年少的部族在其中始终不显。《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曾自言:“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15](P1339)}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季连族在夏商时势力较弱,故在追溯祖上荣光时,其只能言及与季连族有关的昆吾族。司马迁所记的“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是季连族在夏商时期发展缓慢的真实写照。《史记》中的楚族早期世系,具有追溯得较远以及季连地位不突出的特点。

《楚居》的作者信息不明,但从所记内容及叙述语气上看,这是一部楚人自述的作品当无问题。有学者推测《楚居》与孟子所说的楚国史书《梲杙》有关^[21],此说可资参考。既为楚人自己的作品,则不免带有主观立场及政治目的,不能以纯粹的史学文献视之。时代的远近、血缘的亲疏,楚人自身会有不一样的情感,具体溯源至何时何代,会有不一样的主观取舍。族源带有提高族群认同感和凝聚力的作用,越往前溯,这种作用就越弱,族群区分度也越小。

① 如新蔡葛陵楚简乙三:41号简:“举祷于三楚先各一牂。”甲三:188、197号简:“举祷楚先:老童、祝融、鬻熊,各两牂。”乙一:22号简:“有崇见于司命、老童、祝融、穴熊。癸酉之日举祷。”以上分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05、194、202页。按:甲三:188、197号简中的“鬻熊”,一般认为即鬻熊:“(鬻)应看作是从‘毓’省声的字,在简文中读作‘鬻’。”参见张新俊、张胜波编《新蔡葛陵楚简文字编》,巴蜀书社,2008年,第3页。“楚先”的记载亦见湖北望山楚简、包山楚简。黄德宽先生指出:“从新蔡简看,以‘穴熊’与‘老童、祝融’组合为祭祷对象者占绝对优势;而从分布看,三批出自不同地点的楚简(望山、包山、新蔡)却都有以‘鬻熊’与‘老童、祝融’组合的,也不能排除‘三楚先’中最后一位可能指的是‘鬻熊’。”参见黄德宽《新蔡葛陵楚简所见‘穴熊’及相关问题》,《古籍研究》2005年第2期。按前述穴熊与鬻熊为一人,则“楚先”以老童、祝融与穴熊或鬻熊相组合,实际是一致的。

例如《史记·秦本纪》言“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1](P221)}，楚人也是颛顼之后，若《楚居》溯至颛顼，就易造成楚、秦相混，反而消解了族群认同感（司马迁正是要消除这种族群认同差异而将各国族源整合到黄帝一系）。李零先生认为族源和世系的追溯通常包含立国之君、感生祖先、古帝三个层次，“前两个层次体现的是血缘认同，而后一个层次体现的则是地域集团的认同”。季连相当于“感生祖先”，正是血缘认同与地域集团认同的分界点^[22]。所以《楚居》以季连为族源进行叙述，其编纂逻辑是仅以血缘认同为标准。但是《楚居》仅溯至季连，不等于否定了季连以前的世系。笄浩波先生认为“《楚居》指出季连的出身地为騶山，显然是要将其与老僮联系起来，即季连源自老僮。若此，《楚居》实际上已追溯至老僮，这与楚人的祭祀祖先始自老僮是一致的”^[23]。就血缘而言，季连为半姓始祖，与其他族系有较大的区分度。若溯至老童或祝融，则时间过于久远，且祝融支系本繁多，不易区分；若仅溯至穴熊（鬻熊），则楚族历史将大大缩短，会降低族群自信心。《史记》是以华夏源出黄帝一系的大一统思想为指导，故对各族族源进行了远溯；而《楚居》是要强调楚族的特殊源流，以区别于其他国族，故相对于《史记》而言，《楚居》溯源较近，更突出季连的特殊地位，此即《楚居》近溯季连的编纂逻辑。

就事迹而言，《楚居》中对于季连的活动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其最重要的事迹有两项，即与商王族联姻以及定居京宗，前者增加了本族的政治实力，为以后的部族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后者为以后楚人在南方的发展奠定了地域基础。可见盘庚时季连当为对楚族有重要贡献的一位首领，穴熊后徙于京宗，实际上是全盘接收了他的政治遗产。故盘庚时季连的事迹值得彰显，有必要为后世子孙所膜拜与纪念，这时他是不是楚人的直系先祖，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楚王自言“昔我皇祖伯父昆吾”，可见旁系祖先也不是不可以纪念的，更何况《楚居》作者有意识地对季连与穴熊作了区分，二者世系并未混同。又《楚居》季连之后所记的穴熊生丽季与楚人的得名由来、熊绎徙夷屯与夜祭的由来、武王徙郢与郢的得名由来，皆是楚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但不是每代首领或国君都有具体事迹，可见《楚居》在先公先王事迹记载上具有选择性，而盘庚时季连事迹在开篇详述，则体现了他在楚人心中的重要地位。《楚居》中的楚族早期世系，具有溯源较近以及季连地位突出的特点，正与《史记》世系相反。

既然盘庚时季连在楚族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为何后世祭祀的“楚先”中没有季连的位置？根据赵平安先生的解释，季连与穴熊是兄弟关系，并非楚人的直系先祖，所以楚人没有祭祀季连^{[11](P250~259)}。笔者认为其说大体可从，但还不能将季连与穴熊看成实实在在的兄弟关系，而应该是前后分出的兄弟部族关系。此外还可略作补充。按除盘庚时季连外，尚有虞夏时的始祖季连，从身份上来说始祖季连自然有受祀的资格，问题在于，这一始祖季连并没有特别的建树，他在楚族起源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有限。尹弘兵先生认为，根据“幼子守业”的原则，季连族甚至并未从祝融部落中独立出去，季连仅相当于继承家业的守成者角色：“季连部落之形成，其情形可能与民族志中的幼子继承有些类似，即季连部落与其父体祝融部落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季连部落不是从祝融部落中分离出来的，而是直接从祝融部落转化而成”^{[3](P177)}。刘光胜先生也认为：“古代祭祀先王，除了血缘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看在开国中的功绩……而季连只是半姓始祖，无突出功绩可言。这或许也是他不在‘三楚先’之列的重要缘由。”^{[24](P102)}这就造成了始祖季连与盘庚时季连在身份与事迹上都只各占一条的情形，更何况楚人传说中的季连还远不止这两位，季连形象具有一定的错综复杂性，故季连未进入“楚先”祭祀系统，亦在情理之中。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楚居》中的季连之名具有三重内涵，分别指降于郢山的半姓始祖季连、夏商时期不断迁徙的季连部族以及盘庚时与商王族联姻的首领季连。“季连”这一称号从虞夏之际一直沿用至商中期，所以传世文献中的始祖季连与《楚居》中同商王族联姻的首领季连在时间上就产生了错乱。直接用《史记》中的世系来理解《楚居》文本，便会误读《楚居》中的季连之名内涵。《楚居》中季连与穴熊、鬻熊的关系也不同于《史记》等文献的记载，盘庚时的季连与穴熊是兄弟部族关系，说明商中期部落已有分化与发展。但我们不能说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记载是相互抵牾的，而只能说两者各有关于世系的表述逻辑。通过对《楚居》文本中季连内涵与楚族早期世系的分析，或可对《楚居》文本的形成背景及思想内涵作进一步的解读。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2]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M].上海:中西书局,2010.
- [3]尹弘兵.《楚居》中楚先祖的年代问题[A].罗运环.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
- [4]谢维扬.《楚居》中季连年代问题小议[J].社会科学,2013(4).
- [5]李守奎.论《楚居》中季连与鬻熊事迹的传说特征[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 [6]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7]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J].中国史研究,2011(1).
- [8]于文哲.清华简《楚居》中的山与神[J].中国文化研究,2013(3).
- [9]罗运环.关于季连纠葛问题的探讨[A].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简研究(第一辑)[C].上海:中西书局,2012.
- [10]李家浩.楚简所记楚人祖先“鬻熊”与“穴熊”为一人说——兼说上古音幽部与微、文二部音转[A].黄德宽.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李家浩卷[C].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
- [11]赵平安.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续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12]黄德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J].文物,2017(9).
- [13]来国龙.清华简《楚居》所见楚国的公族与世系——兼论《楚居》文本的性质[A].陈致.简帛·经典·古史[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14]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 [1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16]顾颉刚.顾颉刚全集(第1册):顾颉刚古史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17]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 [18]郭永秉.帝系新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19]原昊.《世本》楚帝系逆溯之风的出土战国文献印证[J].民俗研究,2020(2).
- [20]周志颖.新出土文献所见楚人先祖世系之生成[J].武陵学刊,2022(3).
- [21]赵平安.《楚居》的性质、作者及写作年代[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 [22]李零.楚国族源、世系的文字学证明[J].文物,1991(2).
- [23]笄浩波.从清华简《楚居》看楚史的若干问题[J].中国史研究,2015(1).
- [24]刘光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整理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 yelirong@126.com

A Discussion on Ji Lian and the Early Lineage of the Chu Tribe in the Bamboo Slip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Chu Ju*

Zhou Bo

(School of Histor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The legend of Ji Lian, the ancestor of Chu, was recorded in *Chu Ju*, an article of bamboo slip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record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historical books such as *Shi Ji*. Ji Lian in *Chu Ju*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tribal name, general leader title and historical figure name. Ji Lian included three connotations: the ancestor of the Mi surname living in the Yu to Xia periods, the constantly migrating tribe during the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and the leader who intermarried with the Shang royal family during the Pan Geng perio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i Lian and Xue Xiong in *Chu Ju* was also different from that in *Shi Ji*. Ji Lian living in the Yu to Xia periods was the ancestor of Xue Xiong, but in the Pan Geng period, Ji Lian and Xue Xiong had a brotherly tribal relationship. This reflected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Ji Lian tribe in the mid Shang period. *Shi Ji* and *Chu Ju* constructed different early lineage of the Chu tribe. *Shi Ji* traced the origin of Chu tribe to Zhuan Xu without highlighting Ji Lian, while *Chu Ju* began with Ji Lian and highlighted his deeds, which embodied different literature compilation logic and value tendency.

Keywords: *Chu Ju*; Ji Lian; Xue Xiong; Chu tribe; lineage